



1860块巧克力,95后女孩“重建”圆明园海晏堂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怡蒙
记者 蒋肖斌

328组数据,62公斤硅胶,100套花纹模型,近200天,1860块巧克力。最近,95后女孩范苏木和她复刻的圆明园海晏堂,在网络上成为热门话题。视频里,巧克力打造的海晏堂令人惊叹:主楼的琉璃蓝色屋顶十分亮眼,房檐上的雕塑细节精致,十二生肖兽首金光闪闪。虽然喷泉效果未能完美呈现,但这巧克力版海晏堂,仍让我们真切“看”到了它曾经的模样。有网友看了后说,“想要流泪”。

海晏堂是圆明园中最大的一处欧式园林景观,于1860年被烧毁,它的背后是中国近代沧桑;而在这由1860块巧克力拼成的海晏堂背后,作者经历了什么?还藏着哪些没有说出的故事?中青报·中青网记者独家专访范苏木。

从一幅画的细节提炼出328组建筑数据

“试试复刻圆明园的建筑。”2023年年初,这个想法第一次出现在范苏木的脑海里,她“被自己吓了一跳”。像水汽和光线构造的宏大海市蜃楼一般,这个念头让她激动得心怦怦跳,但也很快意识到此事“不太现实”。

彼时范苏木正在进行的,是用巧克力复刻比较小件的传统手工,比如六方宫灯、发簪和收匣。粉丝也常常在她的评论区“大开脑洞”地“点菜”。有人说“可以做《清明上河图》”,也有人想做“圆明园”,范苏木发现,竟然有不少人和她不谋而合。

范苏木想,如果想要实现,她就要负好责任,要首先全面、深入地了解圆明园。2023年3月,范苏木第一次前往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

抵达后,她看到的是,西洋楼的断壁残垣几乎已经是建筑遗留比例最大的区域了,其他砖木结构建筑百不存一,只留下解说牌告诉游客它们曾经的辉煌。范苏木站在那里,此前看到过的圆明园复原图、英法联军的劫掠和纵火,在她的眼前如电影般闪过,“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在这之后,范苏木陆续地收集资料,她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看到了《圆明园四十景图咏》,了解到浙江横店影视城有“圆明新园”,她专程前往。在那



95后女孩范苏木用巧克力复刻的圆明园海晏堂。

里,她无意中目睹了这样一幕——西洋楼十二生肖兽首的喷泉一起喷水,像为海晏堂织出了一片轻盈闪耀的流苏面纱,“那一刻仿佛穿越了百年,震撼又遗憾”。

渐渐地,范苏木积累了从学术著作、纪录片到各类古画的大量资料,包括清华大学郭黛姮教授(2022年逝世——编者注)及其团队复原数字圆明园的项目。她对比了珠海的圆明新园、横店的复原实体和1786年成图的西洋楼透视图铜版画,发现后者的细节更清楚详细,且是最早、更权威的参考。综合考虑,她决定以西洋楼铜版画作为主要参考。

范苏木买到了十二生肖雕塑的模型,以此为现实尺寸标准,测量了铜版画中不同个体的大小和它们之间的方位、距离,进行等比例转换。“录入到电脑,纯手动测算。花了3天,从这幅画里的细节中提炼出328组建筑数据。”

此时,范苏木还不知道后面有什么在等着她。

闯过重重大卡,得到1860块巧克力碎片

范苏木开始做大大小小的巧克力零件,打算最后一起组装。她首先做墙体和屋顶等比较大块的零件,在表面刻出模仿砖缝的纹路,再切割出窗洞。接着,她开始做细节,清查建筑上有哪些花纹浮雕。她将同一块区域的花纹按一组计,共归纳出26组。这时,她出了身冷汗,这些花纹浮雕都不是基础简单的,要怎么做呢?

在电商平台上能搜到的欧式花纹纹

样,她几乎都买了。“至少买了100种不同的花纹,试了很久,最后只用到了十几种。”范苏木说。有的花纹太独特复杂,实在无法拼凑出来,她就自己动手刻,“幸好它是左右对称的,只要把这26种花纹重复做两次就可以了”。

做完数不清的花砖、窗棂、门框、房檐后,一大批较为独立的小雕塑部件还在等着范苏木攻克。十二生肖模型有了,贝壳水盆有遗迹,但瓜果盆石雕、浪花石雕、长短流水石构件、香炉、石狮子等其他小部件,除了一幅画,再没有其他参考资料。它们都是立体的雕塑,范苏木一开始想过3D建模,但她要求的精度过高,可获取的现有的3D模型派不上用场,在网上询问相关商家后她发现,定制一个的费用就要过万元。

没有“多财多亿”,只能多才多艺。范苏木“被迫”自学了制模和翻模的新技能:制模一般使用精雕油泥或超级黏土低温泥雕刻出模子,再滴入配置好的硅胶将其覆盖、等待凝固,最后把巧克力灌进模具,冷冻、脱模。

“14天零17个小时,62公斤硅胶,我们终于把这幅画里的全部细节搬到了现实。”范苏木说。其中浓缩的大量劳动,比最浓缩的黑巧克力还要苦。

范苏木想过,或许可以采取更简单的方式,用糖艺做出透明固态的“水柱”来模拟形态,代替真的会喷水的喷泉。但朋友鼓励她:“你已经做到这儿了,不能退而求其次地完成,你一定要多试试你的想法,也许就能成功!”范苏木在短暂迟疑后找回了原初的斗志。

范苏木买了各种各样的微型喷泉和相关小零件。那时,她走在小区里,看到物业洒水的设备都会停下研究一会儿。范苏木给每个生肖都配上独立的开关,布好管线,模拟水钟进行报时。“它能喷水的那一刻,我非常激动!”

一个漫长的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青岛的风在海岸自由地穿梭,范苏木在工作室对作品不停打磨。在组装过程中,还有一些意外发生。比如,固态巧克力要求室温保持在20多摄氏度及以下。“十二生肖的毛发特别精细,耳朵和嘴都很薄,巧克力碰上体温容易化,有时我就得用手先摸冰降温。有一次停电了,主楼的房顶就塌了……”

最终,这些闯过重重大卡得来的1860块巧克力碎片,合成出了她期待已久的、如魔法一般的盛况。

圆明园无法完全复原,但年轻人能做的事还有很多

范苏木上大学时,学的是经济,但也一直有着对创意事物和创意表达的热情。2019年她开始做自媒体,和中华传统文化相关的第一个作品,是翻糖蛋糕版《千里江山图》。她在2022年央视春晚看到舞蹈《只此青绿》时被惊艳,“就一直在想,要是用什么方式可以表达它就好了。”之后,她又复刻了金嵌珍珠天球仪、故宫太和殿、天坛祈年殿。

“我做复刻,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手工活儿,我还想表达出建筑的文化内涵。”范苏木说。她每做一个作品,都会搜集大量学术著作、纪录片、图纸,甚至民间传说来学习。

“复刻祈年殿时,我知道了林徽因保住



范苏木。受访者供图

了天坛公园的古树,也了解到她围绕古建筑做了大量考察和著书的工作;复刻太和殿时,我看到梁思成手绘的太和殿平面图稿,最早对太和殿进行测绘的就是他和同伴。”范苏木说,“这次复刻海晏堂,我了解到郭黛姮教授带领着她的研究组用了15年时间将整个圆明园数字化,真是高山仰止。他们的研究成果让我这样的建筑外行人感受到一个具体的支点,支撑我去完成自己的创作。”

在动手操作的过程中,还有意料之外的瞬间触碰到她。“巧克力材质比较脆,倒模时,容易破损,这和我在圆明园看到的断壁残垣很像,让我有些恍惚。”范苏木想,巧克力还可以重新拼接,但圆明园的那些遗迹已经不会再回到美好的模样了。

在做完十二生肖,把它们一一摆在已经组装好的整体建筑两边时,范苏木感到一种久违的幸福——“我做的海晏堂被注入灵魂,像活了一样。”在做花纹浮雕时,她得知,真实的海晏堂花纹浮雕是由五颜六色的中式琉璃制成,阳光照在上面,流光溢彩。但今天,我们只能靠想象去感受那种美丽。

“我决定做这件事,虽然不知道我的能力能把它做成什么样,但是我觉得必须得尽力去做。每次做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想起最开始冒出这个念头那一天的热血。”范苏木说,“这样说可能有点矫情,但是我心里就像听到召唤,这是我作为一个中国青年应该做的事。”

记录作品创作过程的视频在网上发布后,很快引起热议,范苏木也在关注大家的讨论。“比较触动我的是,许多人说了视频才知道,原来圆明园不只有西洋楼那一块,还曾经有过那么多美丽的、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建筑,还有人分享用自己的方式来‘复原’圆明园,有画画的,有在游戏里搭建的……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和纪念。”

范苏木希望自己能做出更多蕴含知识积累的创意输出的作品,以现代的、年轻的方式来表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引力。“我们有5000年的文化富矿,空间非常大,能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希望年轻人勇敢一点、自信起来,去探索、实现自己的创意。”



扫一扫,看巧克力版圆明园是如何建成的



黄轩(左)、梁谷将太(中)亮相《从电影起航的BAUS剧场》映后交流环节。沈杰群/摄

□ 沈杰群

线上抢票那一天,就是我心中每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日”。

我早早研究完北影节的片单,根据喜好、时间、距离、观影牌子”预选心仪的电场场次,开票日中午12点一到,心跳加速,双手忙乱,手机屏幕被戳得简直要冒烟……我如龙卷风一般飞速抢完票,有喜有忧,基本满意。接下来便是截屏去朋友圈、豆瓣晒出“抢票成果”,顺便再看一看“互联网邻居们”的成绩。

“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这句话是电影节对影迷的承诺。4月,这座城市沉浸在“光影节日”的氛围中。北影节期间的影院,具有独特的“磁场”:能吸引天南海北热爱电影的影迷,聚拢起散落在时间轴上的老电影。无论那些片子距今多久,总能引来专程奔赴它的观众。

北影节观影氛围极好,一个人可以

春天,在“北影节”寻找精神栖息地

安静而纯粹地享受观影全程,而各种热腾腾线下交流的“电影节社交”则是精彩非凡的加分项。

今年北影节,我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在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放映的《民警故事》4K修复版,由宁瀛自编自导的《民警故事》,是“北京三部曲”的第二部,以北京某派出所民警杨国力的日常工作为主线,讲述了基层民警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守护一方平安的故事。

进场的每个观众都会拿到一张海报,“剧中人物全部由在职民警出演”颇有吸引力。距离这部电影首映的1995年,已经过去整整30年了。看着大银幕上30年前的北京二环的城市影像,熟悉又陌生;映后交流环节,导演宁瀛、主演李占元亮相,谈论着创作这部电影的往昔,你又会感叹于电影创作者和时间碰撞出的奇异火花。

导演宁瀛说,她当时就想做一种电影——不是拼一时的票房、一时的荣誉,而是想看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电影所保存的生活的意义有没有价值。“当时我的野心是跟时间较劲,所以也放弃了很多东西。”

在人气火爆的“姜文电影大师班”,姜文导演说,这次活动过的几次,“聪明的”本科生用AI写历史类毕业论文,结果里面的史料是AI编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AI偶尔会编造或弄错一些信息,而在于这一整套路径正在形成一个令人担忧的闭环:人编-AI

言,言无不尽。

当被问及青年该如何汲取灵感,姜文的观点是,想表达的内容比什么更重要。“真想拍电影,先问自己,你有什么要表达的。如果你没什么要表达的,那也拍不好。电影技术那部分是工具、是话筒,但你要说什么很重要。如果没有自己的态度、自己要说的话,那你会很受罪,干起活来也会很难受的。”

北影节的选片很多元,观影场景和体验也愈发鲜活。

很受年轻观众喜爱的电影《年会不能停!》,北影节期间在郎园·Station下沉篮球场露天放映。晚风中的露天观影别有一番风味,大银幕的光点亮城市夜空。

《年会不能停!》导演、编剧董润年分享着创作高口碑喜剧片的心得。“喜剧一个最重要的来源是每一个喜剧人物天然的冲突。在这个冲突的过程中,我们只要让他们自然地互相去摩擦,互相去产生关联,很多喜剧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北影节临近尾声的那天,在百老汇电影中心,我一下午连续看伊日·门泽尔导演的两部电影。这两部片子中间约有一个小时的空隙,我看到一些同样选择“连续刷”的影迷,或是坐在影院外的水池边晒太阳、聊天,或是在库布里克书店里享受光影缝隙里的轻阅读时光。

或许,就是在北影节各自沿着“人生电影地图”寻寻觅觅的轨迹中,我们书写个人的“光影浪漫史”。

在三里屯英皇电影城放映的纪录片《旅行时光》(又名《雕刻时光》),记录了安德烈·塔可夫斯基与托尼诺·格拉在意大利的旅行。

仅仅一个小时的时长里,我们看到“雕刻时光”在花木繁茂的小院,从早晨聊到黄昏起风;托斯卡纳温泉水汽氤氲,午后有皮皮虾、西瓜和气球,眼里流淌过自然完整的轮回。影迷们亲切称呼的“老塔”,在片中输出的电影理念令人反复回味——“你应该属于电影,而不是电影属于你”。

北影节放映的老片子蕴含深沉的情怀,新片子亦触动人心。例如“天坛奖”入围影片《从电影起航的BAUS剧场》,取材自真实存在的东京吉祥寺BAUS剧场——这家在2014年落幕的剧场,曾是那个年代无数文化爱好者的精神栖息地。该片主演梁谷将太也是BAUS剧场的常客。在片中,梁谷将太饰演剧场经营者实男,是一个少言寡语、默默承受与守护一切的角色。正是这种笃定承担的力量,支撑起了BAUS剧场几十年的存在。

看完《从电影起航的BAUS剧场》首映的我,还意外“蹲守”到了彩蛋:曾和梁谷将太合作过《妖猫传》的演员黄轩亮相,两人

再“合理”,也可能是在传递谬误。正如计算机领域的那句名言:“Garbage in, garbage out”(输入是垃圾,输出就是垃圾)。

这一问题的长期影响,无疑值得正视。与现实新闻不同,历史话题的可验证性较差,普通大众很难判断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发生过。而当虚假内容一再重复,甚至出现在AI搜索结果或论文生成中,它所带来的认知偏差也会更深更持久。

相较于现实中的虚假信息,人们对“历史段子”的警惕心理往往弱得多。很多人觉得,历史本就久远复杂,真假难辨;就算段子不是真的,只要有趣,未尝不可;甚至有观点认为,能激发大众对历史的兴趣就行,不必太纠结于真实性。这种看法表面

已经五六年未见。黄轩说,梁谷将太这部新片是“写给电影的情书”,而观众通过一个剧场也能看到时代的变迁。

我想,“在剧场长大”的孩子是幸运的,他们会一直得到银幕的滋养和陪伴。

2025年是世界电影诞生130周年,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站在意义如此宏大的时间节点,我越发觉得每年去北影节看电影这件事是可爱的:是工作之余的“轻盈”,又是生活之上的“厚重”。

你越在乎一个人和一座电影院的交集,你就越能惊喜遇见更多有趣的身影,也越能体会到这座城市的丰富和热烈。

今年北影节我看的最后一场电影,票根上写着:第十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导演奖。没错,这就相当于“拆盲盒”。

运气不错,我拆到的“盲盒”是挪威电影《爱的暂停键》,一口气拿下了“天坛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四项大奖。影片讲述结婚7年后丈夫提出离婚,玛丽亚骤然面对婚姻的崩塌与未来的迷惘。迷失方向、漂泊无依的她踏上了自我发现之旅。

当《爱的暂停键》字幕滚动结束,影院灯光亮起,电影节也落幕了。大家依依不舍站起身,在夜幕下各自散去。下一年我们还会再见吗?

文化批评

□ 黄 帅

最近,湖南桂阳00后男子小米再次申请改成48个字的名字的话题,引发舆论场的热议。此前,他已经成功申请改名“朱雀玄武敕令”,但又申请更名为“周天紫微大帝”时却未被通过。改成48个字的名字,看起来更“离谱”,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就更小了。他出生时名为朱云飞,但因为个人喜爱的原因,后来改的名字越来越长,甚至都无法得到亲人的理解。

一般人最初的名字是长辈起的,自己并没有参与起名的过程;成年之后,因为不喜欢原名而改名,也在情理之中,并得到法律的尊重与保护。但是,改名确实不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不仅要遵守相关法规的要求,还得符合姓名文化的传统与风俗。

根据我国的民法典,“自然人享有姓名权,有权依法决定、使用、变更或者许可他人使用自己的姓名,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当然,有关“公序良俗”的概念界定,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也让这一问题有了更多可探讨的空间。

更名符合公序良俗,首先就是不能侵犯他人权益、有损外界观感为前提。比如,有些人想改的名字里有非中文字符,显得很有“个性”,却给别人识读姓名带来不小的麻烦,也很难进入身份证的数据库。再如,有的家长对孩子期望很高,想给孩子起一个伟人的名字,这其实也不太妥当。暂不说这样的名字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无形的压力与烦恼,也会让外界难以接受。

再者,名字作为一种文化符号,需要符合传统的姓名文化伦理。正如《论语》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在传统文化秩序中,“正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它关乎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自我定位与身份认同。有了个体的清晰认知,才能形成稳定的群体文化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讲,给孩子起名,或者孩子长大之后去改名,都是个人或家庭的文化理性的体现。它不仅应该遵循个人内心的想法,还应该符合社会文化层面的秩序,绝不只是个性的展示,更要具备社会属性。

回到上述具体案例,其实不难理解“朱雀玄武敕令”的家人与外界的疑惑、担忧。客观而言,“紫微大帝”等具有神圣性质的名字,对普通人而言确实是“太大”了。从古至今,民间也有说法,给孩子起名不能“太大”。甚至古人会给孩子起所谓的“贱名”,如狗儿、丑儿,有些人在成名之后,依然用这样的名字,如元朝名将石抹狗狗、大孝子宁猪狗。步入现代社会,人们的文化素养普遍提高,给孩子起名更加文雅,但多数人也并不会给孩子起一个很怪异、很“夸张”的名字。用字简单、寓意美好,才是更受欢迎的取名之法。

不过,“朱雀玄武敕令”也未必如外界某些声音所言,“涉嫌迷信色彩”,可能只是觉得好玩。毕竟,如今不少电脑游戏中,也会出现类似的名字,这可能反映出个别年轻人对传统文化元素的解构心态。用看似“霸气”的神祇、帝王之类的元素,来获得一种全新的自我认同。

耐人寻味的是,如果是在游戏中使用“朱雀玄武敕令”“周天紫微大帝”之类的ID,多数人并不会觉得不妥,毕竟,比它们更“夸张”的网名也不少见。但在现实生活中,若使用这样的名字,则很难让人接受。这在本质上反映了虚拟名字的娱乐性与真实名字的契约性之间的差异。

人毕竟是活在现实中的,在起名、改名这种人生大事上,还是应当清晰地区分现实与虚拟的边界。现实中的姓名一旦确定,就具备法律效力,与户籍、身份证、毕业证书等关乎自我身份认定的重要信息绑定在一起,应当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不轻易变更,形成一种文化与法律上的契约。因此,更名要慎之又慎,避免给自己与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是单点式的,更像是系统性下沉:段子替代文献,现代代替证据,想象替代考证。这种趋势一旦普遍化,不仅会影响学习者、写作者的判断力,也会挑战学术研究教育本身的权威性和信任度。

应对这一问题,既需要技术介入,又需要制度建设。平台方和模型训练者应建立明确的内容筛选标准,对历史领域的语料设定更高的可信度门槛,避免流量导向主导内容输入。同时,教育和研究机构也要主动介入AI语料体系的建设,而不能只是事后辟谣。

普通用户在使用AI工具获取历史信息时,也要培养基本的判断力。别轻易相信那些“听起来很真”的内容,更不要把AI说的当作唯一答案。历史不怕被讨论,怕的是未经验证的“复制-放大-再信任”。只有当我们意识到AI参与创建“知识闭环”的风险,才有可能打破这个“闭环”,重新找回自己获取专业知识的“认知自主权”。

「朱雀玄武敕令」改名之争的背后

□ 杨鑫宇

文化批评

AI把野史当信史?警惕公共认知的滑坡

一本正经的解释,仿佛这些内容不是段子,而是信史的一部分。

当前,这种现象早已不是孤例,以至于引发了学界的关注。近日,知名历史学者于赓哲便在微博上吐槽:“历史粉圈就是善于曲解史料,自嗨,中文语料库就这样被污染了,AI搜到之后常把这类东西作为信史,这才是现在值得担忧的。”在这条微博的转发区,另一位研究者也提到:“最近听朋友说,已经发生过几次,‘聪明的’本科生用AI写历史类毕业论文,结果里面的史料是AI编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AI偶尔会编造或弄错一些信息,而在于这一整套路径正在形成一个令人担忧的闭环:人编-AI

润色-网传-AI吸收-AI输出-人再信。编织者为吸引眼球而生发内容,平台靠互动和流量放大传播,AI模型将其纳入语料,再输出给用户形成“答案”,最终被更多人采信、引用,甚至写入正式文本。这个循环一旦建立,虚假信息便完成了“洗白”,很难再被非专业人士辨别出来。

更麻烦的是,AI生成内容的“可信感”来自其表述形式,而不是真实可靠的资料来源。很多人之所以会相信这些内容,是因为它语义连贯、语气肯定、措辞准确,看上去“像是对的”,但AI的本质是模式识别与语料拼接,它并不具备对历史真伪的判断能力。如果训练语料中掺杂了太多未经验证乃至纯属杜撰的内容,那么输出的文本

上轻松,实则忽视了此类乱象的长远影响。我们为什么必须对历史语料污染保持警惕?因为历史不是段子的素材库。历史是一种社会共同记忆,是国家叙事、文化认同、价值传承的基础。如果我们默认“野史娱乐”可以无限延伸、无须考证,甚至让AI将这些误导内容当成正史加以再生产,最终结果将是公共认知的系统性滑坡。一代人不查出处,下一代可能就找不到真正的出处了。今天当成笑话看,明天可能就成了“事实依据”被写进演讲稿、考试题、纪实类视频,乃至AI生成的教辅书中。

更现实的问题是,当AI工具成为越来越多用户获取知识的第一入口时,它的语料污染就意味着认知污染。而这一污染不